

## 行吟常伴鶴，坐嘯不離琴--林占梅的琴鶴情緣(上)

程玉鳳\*

### 壹、前言

林占梅(1821-1868)是清代新竹地區的世家大族名士，生平急公好義，淡泊名利，雖未習制藝，參加科舉考試求取功名，然當國家面臨危急時，卻能毀家紓難，親自加入保家衛國的行列，建立軍功，使他得以由恩賞以貢生加道銜、而以知府不論單雙月選用、賞戴花翎、簡用浙江道、加鹽運使，尤其平戴潮春之亂後，以功恩賞布政使銜，卻也因此遭忌，帶來不少困擾。由於占梅恬淡的個性及對無羈無欲生活的嚮往，乃建造「潛園」，寄情於園林生活，以雅集、蒔花、彈琴為生活的重要部分，還包括作畫、題詞、品茗、養鶴等，他藉這些嗜好以排憂解悶、修身養性，樂在其中，過著悠遊閒逸與世無爭的生活。

這樣一位既不熱衷功名，豪放熱情，多才多藝，能文能武，對國家社會有貢獻又富傳奇色彩的傳奇人物，自然引起文史學者研究的興趣。目前有關林占梅的研究論文，所包含的層面越來越豐富，涵蓋其生平事蹟、文學創作、家族歷史、潛園建築、詩歌表現形式、書畫藝術以及音樂活動、園林生活、詩集版本……等。然而能對林占梅的情感層面作探討的，則相對較為缺乏，有則僅見李美燕之探討詩中美感意境、徐肇誠的探討林占梅仕隱功名心態、焦慮心理與詩歌創作、家屋意涵等四篇，<sup>1</sup>都各有其特色，而本論文的寫作也正是從占梅的情感層面著手。

筆者細讀林占梅《潛園琴餘草》<sup>2</sup>詩集，特別注意以琴鶴為主題的詩，特別感受到他和琴與鶴之間的真情，不論是平時的悠遊生活，或是遇到人事不順，或家遭變故，憂煩愁悶時，琴與鶴總是陪伴著他，與他形影不離，故其詩

---

\* 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

<sup>1</sup> 參見徐肇誠，〈林占梅詩中仕隱功名心態探微〉，《通識教育學刊》第 4 期，2005 年 9 月，頁 1；徐肇誠，《林占梅詩歌研究--以《潛園琴餘草》為範圍》，臺南：漢家出版社(2010 年 2 月)，頁 2-4。

<sup>2</sup> 林事樵編印，新竹：創色印刷公司，2008 年 12 月出版。按此書所採用之版本為李清河約於民國 80 年所發現，共有 1、3、4、5、6、8 卷，共 6 冊，是清光緒年間的毛筆手抄本(通稱「李清河藏抄本」，簡稱「李本」)，2008 年林事樵徵得李清河同意，將此一版本重新整理編輯，所欠缺之 2、7、9 卷，即以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(今國立臺灣圖書館)所藏沾水筆抄本「林鶴山遺稿《潛園琴餘草》」(原係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，簡稱「臺本」)補全出版，以下簡稱「林事樵整理本」。民國 83 年新竹市立文化中心請徐慧鈺將「臺本」校記出版《林占梅資料彙編(一)--潛園琴餘草》，簡稱「臺彙本」，此一版本與「林事樵整理本」頗多差異，但各有其特色及優缺點，為求推廣學術研究，本論文之引詩特採用「林事樵整理本」作分析之依據，以下引詩不再特別加註。

云「行吟常伴鶴，坐嘯不離琴」、<sup>3</sup>「養琴常抱睡，愛鶴每隨行」，<sup>4</sup>可見他與琴鶴之間感情的深厚，如從琴鶴關係研究著手，正可以探討他內心的感情世界。

林占梅鍾愛古琴，擅長撫琴，彈琴可幫他排悶解憂、消除塵慮，其詩云「琴撫朱弦塵慮滌」、<sup>5</sup>「琴常獨撫聊排悶」，<sup>6</sup>他也把古琴當作清談友，如「七弦琴當清談友」，<sup>7</sup>他對於古琴喜愛的程度，已經到了抱琴而眠、可以終生結盟交的地步，故其詩云「我性嗜鳴琴，抱琴夜共宿……盟交願與託始終」。<sup>8</sup>又將其詩集名曰《潛園琴餘草》，以琴作為詩集的主體。在兩千多首詩中，提到「琴」的琴詩，約300餘首，為數不算少，又在潛園中興建「琴嘯亭」，凡此足見對琴的喜愛，因此彈奏古琴，幾乎已成了他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除了酷愛彈琴外，林占梅還喜愛養鶴，在其詩作中同時提到琴與鶴的詩篇約70首，而單獨詠鶴的詩約有20首，總計提到琴鶴的詩篇約有90首，描寫他和琴鶴相處的情形，雖然就全部詩作而言，並不算多，但詩中流露出人與鶴之間的真摯感情，確實令人感動，如「行隨鶴步繞堤長」、<sup>9</sup>「老鶴性已馴，行吟則相隨」、<sup>10</sup>「領鶴相陪樂浩歌」、<sup>11</sup>「翛然雙白鶴，盡日總依吾」，<sup>12</sup>與白鶴相依相隨，足見人鶴之間感情之深厚。又從他以「鶴山」、「鶴珊」為其號，在潛園建有「放鶴亭」，可見他對鶴喜愛的程度，和在他心中所佔的份量。

然而占梅何以既愛琴又愛養鶴？觀其琴鶴詩，常以琴鶴並稱，如「琴鶴遣懷聊結伴」，流露出兩者對他的心靈抒解的重要性，「養琴常抱睡，愛鶴每隨行」，則是先提琴再寫鶴，分別說明琴與鶴與他的生活關係是如此的形影不離。單獨與鶴相處的詩篇，如「觀魚憑柳坐，趁鶴繞池行」、<sup>13</sup>「倚松觀舞鶴，枕石聽流泉」，<sup>14</sup>描述與鶴獨處時的情景。綜觀他的琴鶴生活，悠哉自在，令人稱羨，在中國傳統讀書人之中，可謂獨樹一幟，當有其外在與內在的因素，頗值得深入探討。

<sup>3</sup> 見《潛園琴餘草》第3卷第167首，頁58之〈遣興〉。

<sup>4</sup> 〈閒中自述〉，第3卷第204首，頁72。

<sup>5</sup> 〈午後即事〉，第4卷第35首，頁10。

<sup>6</sup> 〈遣愁〉，第5卷第110首，頁86。

<sup>7</sup> 〈西圃〉，第1卷第99首，頁46。

<sup>8</sup> 〈鳴琴曲次朱竹垞先生聽韓七山人彈琴原韻〉，第5卷第95首，頁82。

<sup>9</sup> 〈琴嘯亭乘涼〉第4卷第51首，頁17。

<sup>10</sup> 〈曉起偶成〉，第7卷第4首，頁20。

<sup>11</sup> 〈園中梅花盛開作詩賞之 其三〉，第6卷第1首，頁1。

<sup>12</sup> 〈池軒午興〉，第6卷第28首，頁8。

<sup>13</sup> 〈池前口號〉，第4卷第78首，頁26。

<sup>14</sup> 〈青潭山晚歸田舍〉，第5卷第105首，頁85。

所謂「情緣」，是指天地萬物之間的人與物，由於因緣具足，彼此相處在一起而產生深厚感情。談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中國人最愛講究「緣」字，有緣才能相遇、相識、相知，但是人與無生命的物--琴，與有生命的動物--鶴，是否談得上「緣」字呢？是否也能產生感情呢？事實上，萬物莫不有情，有其緣，有緣便能相處生情，從林占梅與琴鶴之間的相處關係來看，這個答案是肯定的。因此本文旨在從林占梅與琴、鶴的相處的角度，探討他與琴鶴的情緣，如何呈現他的琴鶴關係。先分析他何以喜愛古琴，和他的琴樂生活情景；接著談他何以愛養鶴、弄鶴？如何與鶴相處？最後一章著重在探討他如何將琴與鶴連結起來，成就他的琴鶴情緣世界？從他所呈現的人生境界，更深入了解這位多才多藝詩人的內心世界，了解琴鶴如何能在他遭到逆境時，充分發揮療癒作用，幫助他排解苦悶，度過紛擾坎坷的一生。

## 貳 林占梅生命歷程與人生體驗

### 一、成長背景

林占梅，幼名清江，字雪邨，號鶴山(又作鶴珊)，又號巢松道人。清臺灣清水廳竹塹城(今新竹市)人，祖籍福建同安。生於道光元年(1821)，卒於同治7年(1868)，享年 48 歲。

康熙初年，占梅五世祖三光公(1632-1710)渡海來臺定居於臺灣府城樣仔林，為開臺一世祖。六世祖林國燃遷諸羅縣，再遷西螺堡，至七世祖林勳文始定居於竹塹。八世祖林紹賢即占梅祖父，墾田學商，後經理全臺鹽務，商號「恆茂」，因而成為臺灣鉅富，常參與竹塹建設，且視文教，捐建文廟，貢獻地方。占梅自幼天資聰穎，頗受祖父母器重疼愛，道光 6 年(1826)，占梅 6 歲，父祥瑞去世，母楊氏守節撫孤，祖父亦協助教導，曾延聘碩學鴻儒為私家導師，故能知書達禮。9 年祖父又逝，祖母羅氏與母楊氏頗憂心占梅教育問題。道光 10 年(1830)，占梅隨祖母回娘家，得以拜見黃驥雲進士，受到青睞，視為具大才之器，乃將其女黃孝德許配，先行文定之禮。道光 14 年黃驥雲北上京師任職，其母欲易子而教，乃委託攜占梅同往，得以定居人文薈萃，藝術氣氛濃厚的京城，得以出入搢紳之門，受到岳父及碩學通儒之教誨栽培，又隨岳伯黃劍遊遍大江南北，「南遊吳苑，北登燕臺」，並教以作詩、書法、繪畫、琴藝，奠定根基，對占梅日後的藝術成就及建構潛園影響很大。遊歷三年後，年十七返鄉，與黃氏成婚。道光 26 年(1846)占梅五叔祥雲公去世，開始肩挑家計，掌林恆茂號。

占梅的家庭生活看似幸福，卻極為坎坷不幸。其一生先後迎娶三位繼室(黃

氏、陳氏、詹氏)三妾(葉佩鳳、劉姬、杜淑雅)，皆相處融洽，多能彈古琴，以陳氏最為擅長，可謂琴瑟和鳴，惜與妻妾相處時間都極為短暫。道光 29 年，葉佩鳳於 9 月去世，10 月，母楊氏、原配黃氏先後去世，五十天內嘗盡人間失恃、妻妾相繼亡故之傷痛。咸豐 4 年(1854)，劉姬生兒祖望，6 年祖望夭殤，不久其母鬱病而亡。7 年娶繼室陳氏，感情恩愛，生子祖期(達夫)，正享天倫之樂，9 年陳氏因病謝世，占梅悲痛逾恆。10 年再娶繼室詹氏，生子祖景(土牛兒、正夫)，另於族譜見有四子得義，生於明治 4 年，疑為領養。同治 6 年再娶家出納之女杜淑雅。占梅有二女，長女元姑生於咸豐 11 年燈節後，7 月夭觴。同治 3 年(1864)生女探花，占梅有詩誌其感。

## 二、潛園之緣

道光 29 年(1849)，占梅在竹塹西門雅購潛園，約在今新竹市西大路與中山路交接處，俗稱「內公館」，占地兩甲餘(約三十畝)，工程費計十八萬兩，可謂費心興建。是依「大厝九包五，三落百廿門」建造。園中勝景，較有名者有：潛園大門、梅花書屋、觀音亭、爽吟閣、涵靜軒、浣霞池、香石山房、碧棲堂、蘭汀橋、陶愛草廬、詩鏡軒、琴嘯亭……等，美不勝收。占梅潛居在此園中蒔花、栽梅、種竹、釣魚、養鶴，過著恬淡閑靜的園林生活，陶冶出胸襟與涵養，深具江南文士之雅風。占梅豪爽好客多禮，在此園中雅集不少騷人墨客，彼此吟詩唱和、品茗賞石、彈琴、作畫、飲酒，可謂風雅之至。當時竹塹文酒之盛，冠於北臺，實多得於他在潛園的提倡。

## 三、遭遇際會

占梅天性淡泊名利，少時雖未習制藝，刻意參加科舉考試求取功名，然因個性豪爽，急公好義，對於地方公益事業無不竭力以赴，博施濟眾，「濟困扶危，靡萬金不少惜」，其慷慨任俠之作為，時人稱他有「東漢八廚」<sup>15</sup>之風。尤以國家面臨危難之時，更能毀家紓難，仗義輸財，因此建立不少顯赫事功。先是道光 21 年(1841)英軍侵犯雞籠，占梅捐資一萬元，協助修砲台及製造攻防戰具，奉旨獎給御書「尚義可風」，以貢生加道銜。道光 23 年捐銀八千兩防堵八里坌(今臺北縣八里鄉)，論功以知府不論單雙月選用。道光 24 年因募鄉勇扼守大甲溪，杜絕嘉義、彰化之漳、泉械鬥蔓延，以供奉旨賞戴花翎(即準知府外加賞戴花翎)。

<sup>15</sup>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也。「八廚」指東漢八位黨人度尚、張邈、王考、劉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，因為他們都是樂善好施，仗義疏財，慷慨解囊之士！把自己的財產用在救濟他人，所以被稱為廚。

咸豐 3 年(1853)，發生林恭之變，臺南郡城、鳳山、嘉義俱亂，北路震動，占梅奉旨會同臺灣道辦理全臺團練，又以捐運津米，即捐三千石，奉旨簡用浙江道。咸豐 4 年會匪黃得美、黃位滋事擾亂，侵犯廈門、金門，官軍斬黃得美，黃位占據雞籠，占梅率團練平定，以克復有功「加鹽運使司銜」。

同治元年(1862)三月八卦會戴潮春變亂，淡水廳同知秋日觀被殺，彰化城淪陷，大甲失守，竹塹城岌岌可危，占梅以保為鄉民為己任，變賣龐大家產，籌備軍餉，毀家紓難。11 月率鄉勇團練，攻擊大甲匪黨，12 月擊潰匪黨，收復大甲，使竹塹轉危為安。同治 2 年 10 月親率鄉勇南征，30 日收復葭投(今臺中縣龍井鄉)，再移營於大肚，視死如歸，於深夜冒滂沱豪雨，奮勇前進，11 月初三攻破戴潮春匪黨，收復彰化城，撫恤難民及陣亡鄉勇之眷屬。12 月 24 日內閣奉上諭「鹽運使銜道員林占梅著加二品頂戴布政使銜」。同治 3 年 3 月 12 日，占梅以接移知，獲賞加布政使銜，望北叩謝恩，並賦詩紀事。彰城克復後，占梅原想繼續南進，因轉餉無方，只好告歸。

戴亂平定後，清廷准林占梅徵收「畝捐稅」，以彌補其家產損失，引起鄭家嫉妒，拒絕交稅，因而林、鄭二家衝突乃起，後因佃戶租稅問題，鬧出人命，鄭家告到淡水廳、臺灣府，甚至重賞上京告御狀，從此二家爭訟不息，占梅因不堪訟事纏身，於同治 7 年(1868)10 月 29 日含冤憤恨猝逝，享年 48 歲。<sup>16</sup>

### 參 林占梅與古琴

#### 一、中國文化與古琴意蘊

自古以來，「琴、棋、書、畫」是中國傳統文人對孔子「游於藝」的最佳展現與實踐，這是一種將生活方式藝術化，藝術行為生活場景化的真實寫照。最早是源於一種雅興，或是一種「寓教於樂」的典型方式，以今日而言，就是提倡正當娛樂以達到陶冶性情目的。「琴」列於四藝首位，足見琴的重要性，因其所扮演的角色，不只是一種樂器而已，彈琴的意義亦不止在於演奏，而是使人透過撫琴以練氣養性，以成就自我的生命價值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琴道」，<sup>17</sup>甚至把它當作一種德行的修養，因此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就強調「眾器之中，琴德最優」，彈琴於是從一般的「樂教」昇華進入了「琴教」--修道、養

<sup>16</sup>參考林事樵口述，〈林占梅生平事蹟〉，《潛園琴餘寄詩情—紀念竹塹城鄉賢林占梅一九〇歲冥誕展演》，2010 年 7 月 3 日。林事樵，《潛園琴餘寄詩情--紀念竹塹城鄉賢林占梅一九〇歲冥誕·林占梅紀念郵票》，2010 年 9 月 9 日。徐慧鈺，〈林占梅小傳〉，《林占梅資料彙編--潛園琴餘草》，新竹：新竹市立文化中心，民國 83 年 6 月。

<sup>17</sup>李美燕，〈林占梅琴詩中的遊藝生活及美感意境〉，《中華學術年刊》第 24 期(民國 92 年 6 月)，頁 326。

德。林占梅是中國傳統的文人，因此「琴、棋、書、畫」自然也是他游於藝所要具備的四大技藝，其中以琴最得他的喜好，最可以反映他的心靈活動，最能牽動他的情緒變化。<sup>18</sup>他一生鍾愛古琴，自弱冠至晚年，以琴為友，以琴相伴，以琴為清友、為生死交，因此他與琴同遊山水，共乘一輛車輿，晚上抱琴共衾而眠，彼此間的親近關係可以想見，其詩如〈鳴琴遊仙曲〉云：「助我山水興，攜去同登臨。朝遊共一輿，夜眠共一衾。頗似李白杓，生死結同枕。」<sup>19</sup>〈途次西螺驛口號〉云：「隨行三尺劍，伴睡七絃琴。」<sup>20</sup>〈新秋夜坐〉云：「其煮茗臨風坐，攜琴伴月眠。」<sup>21</sup>〈村居秋夜漫興〉云：「琴因有癖常為伴，書比良朋每共遊。」<sup>22</sup>均可以證實占梅愛琴的程度，可謂須臾不離，曾云「到處相隨只有琴」，<sup>23</sup>其愛古琴，幾乎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。因此他一生都在追求名琴，設法託人到處購買，甚至已經到了「購琴價重因捐產」<sup>24</sup>的地步。從詩集中可以知道他所擁有的名琴有：「綠綺」、「萬壑松古琴」、「清夜遞鐘」、「漱玉琴」，還有好友廖鴻荃贈他的古琴，興廉贈他的焦葉式古琴，其中以萬壑松古琴、清夜遞鐘、漱玉古琴為珍貴名琴，而萬壑松古琴更是名貴價重，使他「登山臨水每攜持，涼夜當空一再鼓」，<sup>25</sup>他的癡迷程度，為前人所罕見。甚至同治 2 年領兵南征平戴潮春之亂時，亦攜漱玉琴前往，以古琴聲來消弭戰場殺戮之聲，作有〈再題鐫漱玉琴〉云：

曾從戎馬募中行，逸響全無殺氣聲。海甸而今兵燹息，譜將雅頌奏昇平。<sup>26</sup>

林占梅何以如此雅愛古琴，而且可以達到物我兩忘、物我相互契合的境界，茲探討分析如下：

## 二、林占梅鍾愛古琴探源

### (一)家學與環境的薰陶

據林占梅玄孫林事樵先生轉述其祖父林榮初講述云：「自幼(占梅)頗受祖父母的器重疼愛，祖父林紹賢行商『財富冠一鄉』，對於地方頗有貢獻，重視文教，捐建文廟，衛護地方的安全，捐款修建竹塹城垣。」

<sup>18</sup>徐肇誠，〈林占梅詩中仕隱功名心態探微〉，頁 126。

<sup>19</sup>〈鳴琴遊仙曲〉，第 3 卷第 157 首，頁 54。

<sup>20</sup>〈途次西螺驛口號〉，第 3 卷第 98 首，頁 32。

<sup>21</sup>〈新秋夜坐〉，第 3 卷第 178 首，頁 63。

<sup>22</sup>〈村居秋夜漫興〉，第 8 卷第 91 首，頁 26。

<sup>23</sup>〈朝朝〉，第 6 卷第 70 首，頁 78。

<sup>24</sup>〈癖好笑述〉，第 5 卷第 93 首，頁 30。全詩云：「痴嗜天成見古人，難移癖好笑吾身。購琴價重 因捐產，養鶴糧多每指困。」

<sup>25</sup>〈自題萬壑松古琴歌〉，第 2 卷第 33 首，頁 57。

<sup>26</sup>〈再題鐫漱玉琴〉，第 7 卷第 61 首，頁 44。

又以優厚待遇，延聘鴻儒碩學兼善音樂素養的才子為(占梅)私家導師，藉由音樂來陶冶其性格，塑造高尚的情操。占梅公的三叔林祥麟於道光 7 年，取進淡水廳學的生員，占梅公得以受到琴書情境之陶冶，奠定啟發教育之基礎。」<sup>27</sup>可知林占梅在幼年時，祖父為他請來博學且擅長音樂的老師，藉音樂來陶冶他的性格和培養高尚的情操，至其三叔林祥麟中式生員後，更是受到琴書的陶冶，因此奠定下音樂啟發教育的基礎。

道光 14 年(1834)，占梅年 14 歲，隨岳父黃驥雲進士至北京服職，得以處在人文薈萃藝術氣氛濃厚的京城，受到岳父黃驥雲及碩學通儒之教誨栽培，又隨岳伯黃釗遊遍大江南北，「南遊吳苑，北登燕臺」，並教以作詩、書法、繪畫、琴藝，奠定藝術根基，因此家學與環境，實是使占梅愛上古琴的重要外在因素。其〈南園即景〉詩云：

廿載琴書意氣投，吟餘日日事清游。園花似錦春爭繡，野鳥如簧曉更幽。<sup>28</sup>

推測此詩寫作的時間約在道光 27 年，時年約 27 歲，可知占梅二十年來都浸淫在琴書的環境裡，而且十分愉悅契合。

## (二)天性與古琴高雅淡泊特質相契合

一個人的嗜好，有來自先天秉賦，也有來自後天環境的薰陶與培養，林占梅正是先天與後天因素兼而有之。從其詩集觀之，道光年間約 29 歲時作〈悼瑟吟〉時即回憶道：「憶予自弱冠，性即嗜嶧陽。音節雖未妙，獨彈情悠揚。」<sup>29</sup>嶧陽，又名嶧山，在江蘇省邳縣西南，山多桐樹，製古琴甚佳，後成為古琴代稱。可知占梅在弱冠時即愛上彈奏古琴，自認是天性使然，〈鳴琴曲次朱竹垞先生聽韓七山人彈琴原韻〉亦云：「淵明嗜好嵇生癖，趣味深嘗十六年。」說明他與陶淵明、嵇康同樣有喜好彈琴的癖好，深得其趣味已十六年。按此詩作於咸豐 8 年(1858)，占梅時年 38 歲，以此推算他彈古琴的時間約在 22 歲，占梅正式彈古琴的時間在二十歲以後。

占梅甚至把自己酷愛古琴以「嗜痂成癖」作比喻，已經是一種怪僻。咸豐 3 年(1853)他購得唐肅宗至德年間的萬壑松古琴，欣喜若狂，作〈自題萬壑松古琴歌〉記之：「嗟予嗜痂生海東，十年大索難遭逢。」<sup>30</sup>咸豐 7 年(1857)作

<sup>27</sup> 據林事樵先生口述。

<sup>28</sup> 〈南園即景〉，第 1 卷第 10 首，頁 15。

<sup>29</sup> 〈悼瑟吟〉，第 1 卷第 52 首，頁 30。

<sup>30</sup> 〈自題萬壑松古琴歌〉第 2 卷第 33 首，頁 57。

〈癖好笑述〉云：「痴嗜天成見古人，難移癖好笑吾身。」<sup>31</sup>「嗜痴」、「痴嗜」，指的是自己愛古琴有如南朝劉邕的嗜痴怪僻，是先天即有的，一生都無法改變，因此他才會不惜斥巨資，甚至賣家產，託人跨海購置古琴，如「帆海購琴緣有癖」，<sup>32</sup>其〈村居秋夜漫興〉云：「琴因有癖常為伴」。<sup>33</sup>咸豐 8 年（1858）他已 38 歲猶云：「我性嗜鳴琴，抱琴夜共宿」，<sup>34</sup>表示他之所以愛彈琴，實緣自天性嗜好，確是一位「愛琴成癡」的「琴癡」。

此中所謂的「天性」，實是指他天性淡泊，而古琴之高雅淡泊正與占梅本性相契合。

古琴自古被視為大雅清音，其音色清新淡雅，古意盎然，占梅於詩中曾對古琴琴音的特色作描述。〈鳴琴遊仙曲〉詩有云：

泠泠七絃趣，中含山水音。純古而淡泊，不稱世俗心。<sup>35</sup>

「泠泠七弦趣」意指古琴的音色如山水一般的清冷，「純古而淡泊」指古琴音調像古調一樣淡遠而不喧嘩。其〈閒趣〉詩云：

琴因古調知音少，詩到無題得句工。<sup>36</sup>

其〈撫琴〉詩云：

泠泠七絃趣，山水始同心。聲希而味淡，俗耳無知音。<sup>37</sup>

正因為琴音的接近古調，且清冷、聲希、味淡，很難引起世俗之人彈奏的興趣與共鳴，也因此欲覓得知音更難。唐劉長卿有〈彈琴〉詩：「泠泠七絃上，靜聽松風寒。古調雖自愛，今人不多彈。」其所謂的「今人」，實則古今皆如是，就愛好古琴者而言，只是小眾。

那麼喜愛古琴者有何特質？筆者以為，彈琴者非能心靜無法深體其韻味，凡個性輕浮、性情躁動之人，必無法靜下心來細細品味；再更進一步推而言之，凡熱衷功名者，多心高氣傲，無法靜心撫琴，即使勉而為之，琴品也不高尚；反之，天性恬淡者，則能心平氣定，靜心品味琴心，體會琴韻之美。如心性涵養深，沈靜凝斂，則所彈出的琴音，則必韻味深遠，而人的心性涵養亦可透過撫琴而得到昇華，因此二者是相輔相成的。

<sup>31</sup> 〈癖好笑述〉第 5 卷第 93 首，頁 30。

<sup>32</sup> 〈閒適〉，第 5 卷 35 首，頁 64。

<sup>33</sup> 〈村居秋夜漫興〉，第 8 卷第 91 首，頁 26。

<sup>34</sup> 〈鳴琴曲次朱竹垞先生聽韓七山人彈琴原韻〉，第 5 卷第 95 首，頁 82。

<sup>35</sup> 〈鳴琴遊仙曲〉，第 3 第 157 首，頁 54。

<sup>36</sup> 〈閒趣〉，第 6 第 74 首，頁 50。

<sup>37</sup> 按「林事樵整理本」未見此詩，「臺彙本」作於咸豐 4 年，第 3 卷第 153 首，頁 232。

占梅天性自然恬淡，不好名利，僅從其詩便可觀之。其詩云：「久除利慾無他念，聊藉園林暢此身。」<sup>38</sup>又云：「但得畢生塵鞅外，逍遙何必位公卿」，<sup>39</sup>又云「不趨聲勢不沽名，只愛偷閒度此生」、<sup>40</sup>「素性耽幽隱」，<sup>41</sup>如此淡泊的心性與修為，正與古琴的沈靜、味淡，自然相契合。福建按察使徐宗幹序占梅《潛園琴餘草》讚頌云：「家青山之論琴況也，<sup>42</sup>曰『和靜清遠，古澹恬逸』，琴心也，即詩心也。鶴山善琴，手揮目送，別有會心，故詩味多琴味。」蓋占梅個性淡泊，表現於琴音，則古澹恬逸，此為琴心，與詩心乃相通也，因此表現於詩則多琴味，實為深知占梅者也。

林占梅的詩集常常提到嵇康，對他有無限的崇敬與嚮往，欣賞他的無拘無束的個性及淡泊名利，拒絕出仕，嘗自稱疏懶的個性，崇尚自然，與嵇康近似。〈園居 其二〉詩云：「學得嵇生懶，朝朝睡起遲。漢書欷枕夜，戰茗試春旗。」<sup>43</sup>〈潛園適興六十韻〉詩云：「不作封侯想，潛蹤已十年。……阮籍遊而嘯，嵇康懶與眠。……」，<sup>44</sup>〈悲懷〉詩云：

世道人心轉盼殊，半生遭際總堪吁。抱琴長嘯嵇中散，繞澤悲歌屈左徒。<sup>45</sup>

嵇康熱愛音樂，尤其喜愛古琴，擅長彈「廣陵散」曲，因此占梅彈琴的意境學嵇康，嘗云「琴學嵇康韻自清」，<sup>46</sup>〈幽趣〉詩云：「琴自希中散，書惟法右軍。」<sup>47</sup>「中散」、「嵇中散」指的都是嵇康。嵇康(223-262)，叔夜，三國魏汝陰人，因曾官至曹魏中散大夫，故後世又稱嵇中散。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、思想家、音樂家。為魏晉時期文人團體「竹林七賢」之一，與阮籍齊名，並稱嵇阮，同為魏末文學界與思想界的代表人物。臨刑前顧視日影，從容彈奏一曲《廣陵散》，曲罷嘆道「廣陵散於今絕矣」，給後人留下了廣陵絕響的典故。

### (三)彈琴具添趣、怡情養性、抒懷、悟道等多項功能

大凡一個人嗜好的形成，最初始於天性或後天環境的培養，其後能繼續維持這個嗜好，大多緣於長久的相處或練習，逐漸發現它所產生的效果超乎

<sup>38</sup> 〈樂事〉，第 3 卷 65 首，頁 19。

<sup>39</sup> 〈閒述 其四〉，第 3 卷第 89 首，頁 29。

<sup>40</sup> 〈閒興 其二〉，第 2 卷第 24 首，頁 10。

<sup>41</sup> 〈遣興〉，第 3 卷第 17 首，頁 5。

<sup>42</sup> 家青山，指徐青山，名洪，別號青山，清代古琴大師，著有《谿山琴況》。

<sup>43</sup> 〈園居〉，第 4 卷第 39 首，頁 12。

<sup>44</sup> 〈潛園適興六十韻〉，第 5 卷第 55 首，頁 69、70。

<sup>45</sup> 〈悲懷〉，第 5 卷第 145 首，頁 97。

<sup>46</sup> 〈香石山房煮茗寫興〉，第 5 卷第 159 首，頁 101。

<sup>47</sup> 〈幽趣〉，第 3 卷第 153 首，頁 53。

預期，因此加深對它的喜好，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侶。

### 1.增添生活趣味、怡情養性兼排悶抒懷

占梅自二十歲即愛上彈奏古琴，他詩中提及彈琴可以得到「清宵趣」、「添清興」，使生活趣味盎然，其詩如：「欲得清宵趣，攜琴上小樓」、<sup>48</sup>「瑤琴一曲添清興，飄拂花香上七絃」、<sup>49</sup>「金猊欲盡煙，琴罷趣悠然」，<sup>50</sup>當生活感到平淡無味時，透過彈琴，可以調整枯燥生活，增添情趣，使生活藝術化。同治3年，占梅已44歲，仍深深體會彈琴之趣，其〈遣興〉詩有云：

嘗徧園林琴咏趣，此生何事不怡然。<sup>51</sup>

占梅認為他一生喜愛古琴，在園林中享盡彈琴吟詠的樂趣，使他感到任何事情都是怡悅順適的，可以忘卻一切煩惱。

由於古琴琴音淡雅，可以使心沈靜，占梅長時間的浸潤其中，漸漸地體悟到彈琴還可以調性、養性。其詩如「賴有絲桐調我性，陽春一曲思悠悠」、<sup>52</sup>「處身思雁木，養性賴琴書」、<sup>53</sup>「都將風月供詩料，況有琴書養性真」，<sup>54</sup>彈琴可以涵養其真性情。尤其在心情煩悶時，彈琴更可以排悶解憂，怡養性情，故云「排悶無佳句，怡情只素琴。」<sup>55</sup>

基本上，音樂的功能是可以讓人的喜怒哀樂情緒得到抒發，可以當作精神和心靈的寄託。占梅個性坦率淡泊，不願與世俗同流，又感情豐富，多愁善感。於家庭方面，親人迭遭不幸，先是妾、生母、妻於五十天內相繼去世，其後與劉姬所生長子祖望夭殤，劉姬傷心過度鬱病而亡。再娶繼室陳氏，於第三年去世，可謂歷盡人間最悲痛的生離死別。於公方面，由於生性急公好義，憂懷國計民生，於國家有難時，出資募勇，不惜毀家紓難，同治3年，因平戴潮春之亂，蒙恩賞布政使銜，然卻因此遭到嫉妒毀謗，甚至陷害訴訟，只有隱身於園林中，彈琴作樂以排遣心中的憂悶愁懷，作心靈的寄託。蓋以人間俗事雖繁雜，然而撫琴卻可以滌除塵世間的俗慮，其詩如：「琴撫朱絃塵慮滌，

<sup>48</sup> 〈步月〉，第1卷第31首，頁25。

<sup>49</sup> 〈偶成〉，第1卷第55首，頁31。

<sup>50</sup> 〈深宵即事〉，第2卷第71首，頁32。

<sup>51</sup> 〈遣興〉，第8卷第18首，頁6。

<sup>52</sup> 〈地震篇〉，第1卷第63首，頁33。

<sup>53</sup> 〈雜感 其三〉，第3卷第90首，頁30。

<sup>54</sup> 〈寄興 其一〉，第4卷第45首，頁13。

<sup>55</sup> 〈書感〉，第3卷第162首，頁56。

扇揮白羽薄涼生」、<sup>56</sup>「琴樽清俗慮，山水契閒身。」<sup>57</sup> 因此當遇到煩事纏心，占梅排悶遣愁之法仍是撫琴，如：「琴常獨撫聊排悶，詩每高吟賴遣愁」、<sup>58</sup>「求益常開卷，驅愁輒撫琴」、<sup>59</sup>「滿懷幽思無人訴，惟有蕉窓綠綺知。」<sup>60</sup>

同治 5 年(1866)，占梅時年 46 歲，作有〈遣懷〉，詩云：

寥寥生計豈終窮，永晝潛居寂歷中。  
累重每違強仕志，氣疲常廢讀書工。  
昔時樂事隨流水，此日幽懷託爨桐。  
清磬一聲香一炷，蒲團睡著契禪宗。<sup>61</sup>

詩中似乎呈現充滿憂傷寂寞與體衰之氣，「昔時樂事隨流水，此日幽懷託爨桐」，因此只有將幽懷寄託於古琴之中。其所謂「幽懷」指的是什麼呢？是同治 3 年官司纏身？是同治 4 年的染病？是 5 年其師林緬善(印初)及好友徐宗幹相繼過世？回憶過去種種，充滿無奈，只有寄情於彈琴，對琴傾訴，抒發心中的憂懷，而占梅對琴的依賴程度，可見一斑。

## 2. 可做清談友、結盟交

占梅彈古琴，與古琴朝夕相處日久，認為可以當他的「清談友」，透過彈琴，無拘無束的傾訴自己的看法，任意高談論說，這是把樂器擬人化了，當成交情深厚的朋友。如〈遣興〉詩：「七絃琴當清談友，一卷書為引睡媒」、<sup>62</sup>〈園中消暑〉詩：「瑤琴石上清談友，此際尤宜操水仙。」<sup>63</sup>

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如能彼此真情相待，交情必日漸深厚，當到了可以相互交心之時，便可成為生死之交，而占梅由於日日彈琴，時時與古琴相互為伴，竟能對古琴產生依戀之情，將感情全部投射，願意與古琴結盟託付終生，這份真情實令人動容，如〈鳴琴曲次朱竹垞先生聽韓七山人彈琴原韻〉云：

盟交願與託始終，一生伴我閒園裡。晚晴抱向池前鳴，引出波中雙金鯉。<sup>64</sup>

尤其〈撫琴〉詩更是描述他與古琴的相處已到了朝夕不離的情狀：

<sup>56</sup> 〈午後即事〉，第 4 卷第 35 首，頁 10。

<sup>57</sup> 〈偶述其二〉，第 9 卷第 4 首，頁 3。

<sup>58</sup> 〈遣愁〉第 5 卷，第 110 首，頁 86。

<sup>59</sup> 〈秋深夜吟〉，第 5 卷第 136 首，頁 42。

<sup>60</sup> 〈偶成〉，第 5 卷第 117 首，頁 88。

<sup>61</sup> 〈遣懷〉，第 8 卷第 41 首，69 頁。

<sup>62</sup> 〈遣興〉，第 1 卷第 99 首，頁 46。

<sup>63</sup> 〈園中消暑〉，第 2 卷第 55 首，頁 27。

<sup>64</sup> 〈鳴琴曲次朱竹垞先生聽韓七山人彈琴原韻〉，第 5 卷第 95 首，頁 82。

朝遊共一輿，夜眠共一衾。辰夕永不離，生死盟誠忱。<sup>65</sup>

占梅在此詩中，描述自己與古琴出遊必共一車，夜晚入眠時還共一衾被，如此深厚的感情，已經可以相互結生死盟，表達彼此的衷忱。這兩首詩的傾訴，實深深打動讀者的心。

### 3. 可以悟道參禪

占梅彈琴，由於對於琴道的悟性很高，能用「心」去彈琴，漸漸的能從琴音體會出「中庸道」、「參道味」、「生妙悟」，是極為難能可貴的，如〈閒興 其三〉：「琴心漸會中庸道，詩學難參上乘禪」、<sup>66</sup>〈曉興〉詩的「覓句得靈機，鳴琴生妙悟」、<sup>67</sup>〈遣興〉詩的「靜撫琴絃參道味，嚴持詩律比僧規。」<sup>68</sup>

以上 3 首是咸豐 2 年至咸豐 6 年所作，時年 32 歲至 36 歲，他已能體會中庸之道和參道味，對道產生高妙的體悟，這是彈琴者的最高境界，足見占梅在中年時已能自我提昇。

綜上所述，占梅之所以愛好古琴除了外在家學與環境影響外，實多緣於內在的因素，如天性即喜愛，淡泊個性與古琴相契合，彈琴的多項功能，在在使他將心靈感情寄託於撫琴中，以得到超越與提昇。

### 三、占梅譜成的琴樂生活

林占梅喜愛彈古琴，與古琴意趣相契合，因此他很懂得藉彈琴來譜成特有的琴樂生活，每日浸淫其中，充分享受這份彈琴的樂趣。他更了解情境對彈琴的境界提昇的重要性，因此特別喜愛在清風明月之夜彈琴，所搭配的背景可能是梅花、蘭花、書香，或是竹林、松間、梧桐下，也可能在幽泉、鳴澗旁，配上煮茗、壺酒、爐香；又如果是在晴天朗朗，則樹上有好鳥與琴聲相和鳴，營造出清幽超俗、充滿隱逸閒情的情境氛圍，換言之，每一彈琴之景，都是一幅幅充滿詩意的圖畫，呈現生活藝術之美。

占梅撫琴的時間以在月明之夜為最多，讀其詩篇便可證之。在皎潔明亮的月光陪伴之下，情境顯得更幽靜，人的心情也較能沉靜下來，也最能引人遐思，此時最適合彈奏音調泠泠的古琴。舉例如下：

#### (一)清風明月煮茗香

占梅的〈月下彈琴〉詩云：

<sup>65</sup>見「臺彙本」第 3 卷第 153 首，頁 232。

<sup>66</sup>〈閒興 其三〉，第 2 卷第 24 首，頁 10。

<sup>67</sup>〈曉興〉，第 4 卷第 16 首，頁 5。

<sup>68</sup>〈遣興〉，第 4 卷第 19 首，頁 5。

佇月坐焚香，孤琴欣靜境。纖雲淨大虛，露浥冰絃冷。

漱玉濺寒流，鳴鐘遞遙嶺。神曠曲欲終，數聲更清警。<sup>69</sup>

不僅有明月相伴，加上焚香的煙霧繚繞，使情境更靜謐，無論彈任何曲調，都令他有清警之感。

占梅喜愛品茗，常以玉川為例，有詩云「玉川自適詩兼茗，清獻香隨鶴與琴」，<sup>70</sup>又云「平生酷嗜無如茗，到處相隨只有琴」，<sup>71</sup>其〈山房晚興〉：「張琴邀月聽，煮茗倩風吹。」<sup>72</sup>可見品茗也是他生活中的另一不可或缺的嗜好與享受，因此月下彈琴之時，總喜愛煮茗烹茶，以茶香助興。占梅詩中提到一面彈琴，一面煮茗的詩很多，如〈新秋夜作〉：

煮茗臨風坐，攜琴伴月眠。竹根通暗水，松際帶微煙。戲水魚鱗鱗，  
巡堤鶴踟躕。此時思詩美，正值次澗天。<sup>73</sup>

詩中呈現的是清風明月茶香，以松竹為背景，只見魚戲池中發出鱗鱗水聲，白鶴巡堤，姿態輕盈優美，不禁牽動詩思，美句迭出，此時攜琴伴月而眠，營造出既清幽閑靜及又具動態之美。又如〈己愧〉：

拂檻清風摧煮茗，窺窗皓月伴敲詩。高情復到幽篁裏，膝上琴調興自怡。<sup>74</sup>

以上二首煮茗詩，都不外乎清風徐來，不僅有助於煮茗，還能幫助吟詩覓句。詩中將明月照窗擬人化，好似月兒在窗外窺探，陪伴他推敲詩句，空氣中飄著淡淡茶香，沁人心脾，此時一面在竹林中彈琴自怡，興味盎然，營造出一片充滿閒情雅趣又幽美的境界。

## (二)月夜泉聲梅花影

占梅喜愛梅花的孤高澹泊，又受到林逋「梅妻鶴子」的影響，常不惜重資購買梅花，遍植潛園中，且建有梅花書屋。其詩彈琴詠梅篇章頗多，每當月夜人靜之時，一面欣賞梅花，一面鳴琴，如〈月下賞梅〉：

宵深明月來，送上梅花影。……趺坐自鳴琴，雅趣靜中傾。<sup>75</sup>

<sup>69</sup> 〈月下彈琴〉，第 2 卷第 101 首，頁 42。

<sup>70</sup> 〈一春〉，第 5 卷第 30 首，頁 62。玉川，指玉川子，即唐朝盧仝，少有才名，早年即隱居嵩山少室山，拒絕為官。詩風奇詭險怪，人稱「盧仝體」，〈月蝕詩〉是其名作，有《玉川子詩集》傳世。好飲茶，其〈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〉人稱「玉川茶歌」，與陸羽茶經齊名。盧仝(2007年9月29日)：  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5%8D%A2%E4%BB%9D>

<sup>71</sup> 〈朝朝〉，第 6 卷第 70 首，頁 48。

<sup>72</sup> 〈山房晚興〉，第 3 卷第 243 首，頁 82。

<sup>73</sup> 〈新秋夜作〉，第 3 卷第 178 首，頁 63。

<sup>74</sup> 〈清夜池窓即事〉，第 5 卷第 30 首，頁 9。

<sup>75</sup> 〈月下賞梅〉，第 4 卷第 6 首，頁 2。

其〈清宵〉詩：

清宵塵跡罕，虛室轉幽深。梅影窓前月，泉聲案上琴。<sup>76</sup>

每當清宵幽深之時，占梅在窗前月下，一面欣賞梅花，一面彈琴，此時和著泉聲淙淙，意境幽雅，兼具靜態與動態之美。

其〈園中梅花盛開作詩賞之 其二〉詩：

巡檐鎮日凍頻呵，陣陣風香拂面過。

桃李手姿冰作蕊，虬螭骨格鐵為柯。

間園竹閣人同品，流水溪橋客獨訛。

自把絲桐三疊弄，宵清偏受月明多。<sup>77</sup>

同樣在清宵月明之時，梅花香氣陣陣吹來，占梅一面賞梅，一面興致正濃，把琴彈弄三疊。

所謂花前月下，乃良宵美景，此時於亭臺樓閣池榭，配上小橋、流水，最適合彈琴，因此占梅〈偶成〉詩云：「閒抱瑤琴花裡去，眾香世界月華多」，<sup>78</sup>〈月夜勝賞〉云：「對月賞名葩，移蘭傍綠綺」，<sup>79</sup>在所欣賞的蘭花旁彈琴。最美的是「池前琴韻泉鳴處，花罇書聲月上時」，<sup>80</sup>當月兒初上時，淡淡的花香、琴聲、泉聲加上朗朗書聲，其音至美，充滿雅趣。

以上所述為占梅在靜謐地月夜中彈琴，享受著清風徐來、煙霧繚繞、茶香撲鼻或梅花疏影，泉聲淙淙，占梅可謂善於營造彈琴的清幽雅靜的情境。

然而在天氣晴朗的白天彈琴，則又有全然不同的情境，潛園中景致幽美，有亭、臺、樓、閣、池、榭、軒，還有小橋、流水、土邱、小舟……等，具有江南庭園的格局，美不勝收，因此在白天的時光彈琴，於視野上自可謂滿眼綠意盎然，姹紫嫣紅，令人賞心悅目，不論是清晨、午後、傍晚時分或春來、夏至、秋涼、臘冬，都各有一番景致。

(三)綠蔭冉冉、好鳥和鳴

清晨之時，占梅作〈池樓曉興〉有云：

綠蔭冉冉蔭池樓，坐愛晴窗曉望收。

花氣香涵朝露潤，琴音清帶夜泉幽。<sup>81</sup>

<sup>76</sup> 〈清宵〉，第5卷第9首，頁56。

<sup>77</sup> 〈園中梅花盛開作詩賞之 其一〉，第6卷第1首，頁1。

<sup>78</sup> 〈偶成〉，第4卷第38首，頁11。

<sup>79</sup> 〈月夜勝賞〉，第5卷第125首，頁41。

<sup>80</sup> 〈家風〉，第6卷第75首，頁50。

<sup>81</sup> 〈池樓曉興〉，第5卷第44首，頁13。

當春日天氣晴朗，清晨起來，靜坐池樓窗前，只見樓前一片綠蔭，冉冉掩映，美景盡收眼底，空氣中瀰漫著花香，花香涵潤著朝露，此時的琴音如夜泉般的清幽。詩中呈現一片綠意、花香交織的畫面，藉著清幽的琴音點染，別有一番趣致。

此時如有鳥聲與琴聲相和鳴則更佳，其〈新竹篇〉描述云：

春風解箨時，翠葉曳蒼莽。秀色如可餐，幽陰漸舒廣。

設榻傍猗猗，吟情憑俯仰。好鳥相和鳴，橫琴對欣賞。<sup>82</sup>

新竹方脫筍殼，翠葉搖曳生姿，有如秀色可餐，令人心情舒暢，乃設榻於長得直挺又茂盛的綠竹旁，隨興吟詩，此時鳥聲婉轉，乃撫琴與之相互和鳴，畫面呈現一片綠意盎然，鳥聲琴聲交織和鳴，呈現聽覺與視覺之美，令人悅耳舒爽，占梅真善於藉美景彈琴，享受生活的雅趣。

#### (四)佳景當前琴興起

又當春天已盡，進入初夏之時，午睡乍醒起身，占梅又是如何藉琴排遣？其〈初夏園樓午興〉云：

樓頭風好披襟快，城角山高縱目寬。

浴鴨戀池知水煖，鳴蟬左樹覺春殘。

睡餘斜倚畫欄杆，撐體衣輕愛素紈。

坐對神清琴興起，南薰一曲喜頻彈。<sup>83</sup>

占梅在園樓午睡初醒，涼風陣陣吹來，縱目欣賞城角的高山風景，令他眼界一寬，俯瞰只見游鴨浴戲於池中，耳聽蟬鳴左樹，頓覺春天雖已不再，然所見景致仍令人心曠神怡，「睡餘斜倚畫欄杆，撐體衣輕愛素紈」，描寫剛睡醒時的情狀，十分生動，此時身著輕衣，斜倚欄杆，此情此景，頓覺神清氣爽，引起彈琴雅興，於是彈奏所喜愛的〈南薰〉曲，一遍又一遍，趣味盎然。占梅自我營造的情境是初夏的好風、所見遠山、浴鴨、聽蟬鳴，足以使他神清氣爽，乃彈奏南薰曲，將這些美景點染，也作一連結、串聯，仿如畫龍點睛，使得彈琴的畫面生動起來。

同樣是午後初醒，占梅也有不同的彈琴情境。其〈池軒午興〉：

瀟灑池軒上，清風午夢蘇。渠迴泉韻遠，雲過樹陰無。

歡茗間澆慮，鳴琴坐結趺。翛然雙白鶴，盡日總依吾。<sup>84</sup>

<sup>82</sup> 〈新竹篇〉，第 1 卷 62 首，頁 33。

<sup>83</sup> 〈初夏園樓午興〉，第 2 卷第 13 首，頁 50。

<sup>84</sup> 〈池軒午興〉，第 6 卷第 28 首，頁 8。

占梅在池軒上瀟灑自在的午睡，清風吹拂而醒，只見水渠迂迴，泉聲悠遠，白雲飄去無樹陰，一片晴朗，乃先品茗澆除一切憂慮，而後趺坐撫琴，此時一對逍遙自在的白鶴，總是整日陪伴在身旁，這是一幅何其溫馨幽美的畫面。

其〈園軒偶興〉云：

高軒對遠岑，四顧豁塵襟。梅花橫窓瘦，篁幽繞徑深。

玉壺春煮茗，石几畫鳴琴。坐久生詩思，揮毫復朗吟<sup>85</sup>

當來到園中高軒，面對遠山，舉目四望，使得心情豁然開朗，尤其看到園中梅花橫窗顯瘦，環繞幽竹的小徑顯得深遠，對此美景當前，於是煮壺茗茶，坐在石几上彈琴，詩興頓起，一面揮毫一面朗吟詩句，真乃一大享受。

傍晚時分，時為臘冬，夕陽將西下，占梅與夫人攜琴、領鶴來到浣霞池旁的梅樹下，欣賞梅花，二人相互吟詠彈曲，流露出夫妻間的濃情蜜意，充分享受彈琴與白鶴相陪的樂趣，極富生活雅趣。其詩曰：

瓊樹橫斜映水菲，白如步幃絳如幃。律回香自寒中放，歲閏春從臘底歸。

按曲互彈聞疊疊，拈花共咏笑微微。即今幽趣方池畔，領鶴攜琴興不違。<sup>86</sup>

詩中描寫占梅與夫人如何襯著夕陽美景，在池旁欣賞梅樹枝幹橫斜倒影池中，白梅紅梅如步幃、如幕幃般，隨水波浮動，梅花香氣綻放，透露著春日將回，此情此景，夫妻二人按曲互彈，拈花吟詠，領鶴在旁相陪，讓詩人感到興味盎然。

林占梅深愛古琴，彈琴在他的園林生活中，占有極大部分的時間，彈琴與寫詩一樣，需要有幽美的情境，以培養最佳的情緒與靈感，才能達到怡情養性，最終心神合一的移情效果。因此占梅很注意情境的營造，在時間上不論是白天的清晨或午後、傍晚，或是夜晚的月下，或是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他很善於運用潛園的自然情境，如梅花、蘭花、菊花、竹林、松間、山澗、幽泉，搭配煮茗、焚香以及鳥鳴、白鶴相陪，在空間上，可以在幽雅寧靜的別業、樓閣、園池、軒亭、溪畔、山房，藉著彈琴的點染，交織呈現一幅幅幽美閒靜的圖畫，譜成屬於個人風格的潛園琴樂生活，呈現生活藝術之美，使他忘卻人世間的憂煩愁悶，充分享受人生樂趣，因此詩興油然而生，所以能寫出許多可傳頌的好詩。

<sup>85</sup> 〈園軒偶興〉，第5卷第16首，頁58。

<sup>86</sup> 〈日色將西，寒威稍殺。偕荆人攜琴領鶴，吟彈遊賞於水濱梅下。清興悠然即成一律，時臘月二十有五日也〉，第5卷第166首，頁52。